黄的色彩文化史

在中国人心目中，黄色有着特殊地位，它总会让我们联想到古代皇家的威仪，当明亮鲜艳的黄色遇上光滑华丽的丝绸，似乎就能平添一种“帝王之气”。黄色的这种“超能力”从何而来？

在没有化学染色的古代，中国染匠早已深谙自然染色之法。他们从草木花叶中提取出天然的黄色色素，将其染制成风格各异的黄色衣衫。黄色，是古代染匠从自然中撷取的最常见的色彩，从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说，黄色太过寻常，很难与高贵画上等号。

事实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黄色一直是庶民之色。借助隋文帝的个人色彩喜好，黄色的贵气才开始显现，并在朝代更迭中一路“逆袭”而上，一步步晋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1 中药可以染黄袍

用中药材来染黄袍，这听上去是不是很酷？在中医古书中，绝大部分天然染料有着另一重身份：本草中药。伴随不同时期的帝王对不同黄色的喜好，各种染黄本草先后登场，在“可药”的功能外扮演着“可染”的角色。

可以用来染制黄色的本草有十多种。黄栌与柘木的枝干，川黄檗与关黄檗的树皮，山矾与荩草的枝叶，栀子的果实，郁金、姜黄与地黄的根茎，国槐的花蕾与花朵，都是经典的黄色染料。

这些染黄本草的染色工艺也较为简单。大部分染黄本草只需通过煎煮法滤取染液，就像熬煮单味中药一样，将面料直接浸入染液就可染色，如黄栌、柘木、黄檗、山矾、栀子、郁金、姜黄。少部分染黄本草则需在煎煮浸染之后，再用明矾水进行媒染显色，如荩草、槐花。地黄的染色相对复杂，需要将新鲜地黄加草木灰捣碎绞汁后进行染色。

◀杏黄色缂丝双凤花卉纹氅衣料。

2 隋唐皇帝为何穿黄

在获得帝王色彩的身份之前，黄色在中国色彩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种如日光般耀眼的色彩，既代表着大地的颜色，又代表着中央之色与五行中的土色。或许是因为黄色易于染制、气质亲民，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，古书中可以找到的黄色与帝王袍服之间的关联非常有限，仅限于方位用色或时令用色，例如皇帝的五郊或五时袍服，就包含黄袍。

黄袍正式进入帝王的视野，是以隋文帝为起点的。按照隋文帝时的服装规制，皇帝在视朝、听论、宴见宾客时应该穿着白色服装。但相对于白色，隋文帝更喜欢穿着黄纹绫袍。一开始，隋文帝只是在宴见宾客时穿着赭黄袍，后来在常朝时也改穿黄袍，甚至将朝服也改成黄袍，只是加十三环朝带以示区别。这场由皇帝引领的色彩风尚影响巨大，黄袍在宗室与朝堂百官中流行开来。当时黄色并不是禁忌色，民众也纷纷效仿，黄色成为贵贱通穿的流行色彩。

此时的黄色在时尚与礼制中产生了极大反差，一方面在习俗上深受上层社会喜爱，另一方面在制度中仍属大众服装色彩。

唐代皇帝沿袭了隋代习俗，同样偏爱赭黄常服。在唐高祖时，黄色仍可君臣通穿；到了唐高宗时，皇帝开始颁布禁黄令，逐渐将臣民排除在黄色服装的制度之外。从总章元年开始，臣民“一切不许着黄”，黄色成为皇帝常服的专用色彩。

隋唐时皇帝所穿着的黄袍色，被称为赤黄色或赭黄色，是种十分温暖的橙色，多用黄色染料黄栌和红色染料苏木混合染制而成。黄栌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，初夏开花时如云似烟，因而得名烟树；变种黄栌深秋叶红，层林尽染，著名的北京香山红叶指的就是黄栌。根据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，用黄栌枝干煎水染制织物后，如果再用草木灰水进行漂洗，就可以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调。

◀黄栌树干可以染制金黄色调。

▶栀子果实可以染制橙黄色调。

3 宋元明皇帝穿什么黄

“陈桥一夜柘袍黄，天下都无鼾睡床。”赵匡胤身披柘黄袍在陈桥发动兵变，建立宋朝，柘黄也由此成为皇权的象征色，深受宋代皇帝喜爱。赭黄或淡黄，成为宋朝皇帝在大宴和常朝时所着衫袍的固定色彩。

无论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国、女真族建立的金国，还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，本族服饰与汉族服饰都呈现出融合兼存的状态。建国之初，辽金元都以本民族服饰旧俗为主，随着政权的进一步稳固，汉族服装礼仪文化的地位开始抬升，两种文化产生了交融合璧的独特面貌。

契丹族、女真族、蒙古族都喜好白色服装，但是随着汉族服饰色彩文化的不断影响，以唐宋为基本框架的服装色彩体系也开始发展起来。辽国皇帝在重熙五年以后开始穿着汉服，公服与常服改为柘黄袍。金太宗即位以后，将常服改为赭黄袍。元代皇帝在大宴时虽穿着本族服饰，但是严禁庶人穿着赭黄色。渐渐地，黄色在辽金元时期成为皇帝的心头所好，成为庶民不可逾越的色彩禁忌。

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，礼制不备，他召集儒士们修撰礼书《大明集礼》，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黄色的地位。明代皇帝的常服最初采用月令色彩，只有在祭祀黄帝的土王之日才穿着黄袍；永乐三年以后，皇帝常服改为黄袍。在存世的明代皇帝画像中，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穿着黄色常服的皇帝形象。

黄色不仅在前朝是明朝皇帝的专属色彩，在后宫也是明朝皇后的专属色彩，成为区分妻妾地位的一道鸿沟。洪武三年时规定，皇后与妃嫔都可穿着诸色团衫，但妃嫔的“诸色”有一项重要限定，就是“惟不用黄”。

同时，黄色延续着唐宋以来的礼仪制度，是臣民不可触碰的禁区。多位明朝皇帝颁布过禁黄令，除赐服外，严禁臣民穿着或使用代表帝王的黄色系，包括黄、柳黄、姜黄、明黄等色。

宋元明时期的黄色，呈现出深沉高雅的金黄色调，主要由柘木染制而成。柘是与桑并重的经济型树种，从先秦时开始，就有在农历三月保护桑柘免遭采伐、后妃命妇亲躬蚕事的月令。柘木的枝可以造弓，根可以入药，叶可以饲蚕，果可以充饥，通身是宝。同时，柘木的树干可以染出从浅黄色到金黄色的丰富色调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黄色染料。

4 清朝皇室的黄色等级

在清太宗“衣冠为一代昭度，不相沿袭”的理念下，清朝皇帝颠覆性地变革了服饰制度，同时也创建了一套全新的色彩等级体系。

在废旧立新的过程中，黄色依然代表至高无上的帝王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清朝皇帝的青睐。

清朝初建时期，服装制度虽然还很粗疏，但是黄色已经成为君臣之间不可逾越的色彩分界。清太祖曾多次制定禁黄令；顺治帝颁布了《服色肩舆永例》，除了御赐之外，禁止官民穿着黄色与秋香色；雍正帝则将明黄、石青、大红、月白四色确定为皇帝礼服的月令色彩。

在这个色彩制度之下，乾隆帝又将黄色细分为明黄、杏黄、金黄（类似于橙红色）、香色四色，分别与不同等级的皇室成员相对应。明黄色对应帝后、皇太后、皇贵妃，杏黄色对应皇太子、皇太子妃，金黄对应皇子、贵妃、妃，香色在黄色中的等级最低，对应嫔、贵人、皇子福晋、郡王福晋等人。

与前朝皇帝相比，清代皇室更喜欢穿着鲜艳的黄袍。槐米（或槐花）与栀子成为黄色染料的主角，并通过添加少量红色染料，细腻地区分出黄袍的不同色阶与色相。

槐米染料是指国槐的花蕾，可以染出鲜亮的明黄色；栀子染料是指山栀子或水栀子的果实，可以染出灿烂的橙黄色。这两种染料药染兼用，使用历史非常悠久；直到清代，染用功能逐渐替代药用功能，真正成为“入染家用，于药甚稀”的本草。

在五正色里，原本低调的黄色，因为皇帝个人的色彩偏好，逐步变为皇帝专用色。

隋唐皇帝喜好赤黄，宋元明皇帝喜好金黄，清朝皇帝喜好明黄，黄色的地位一路攀升，从日常走向高位，至今仍然在中国传统色彩中拥有至关重要的文化地位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北京曲剧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现“京腔京韵”

为期两周的北京曲剧优秀剧目展演5月6日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闭幕。《九重阙》《永生花》《文天祥与忽必烈》《少年天子》《离婚》五部展演剧目，既有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，也有市井生活的细腻刻画，展现了北京曲剧“京腔京韵”的独特魅力。

《九重阙》剧照。

据主办方北京市曲剧团介绍，展演剧目中，《九重阙》演绎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的人生四季，《永生花》以一对同病相怜的男女剖析当代婚姻的肌理，《文天祥与忽必烈》讲述文天祥拒绝忽必烈劝降作《正气歌》的壮烈成仁，《少年天子》以顺治帝的宫廷风云折射权力与情感的博弈，《离婚》将老舍笔下的“北平话”转化为“数唱”“南城调”。

北京曲剧由北京流行的单弦牌子曲发展而来，融合了琴书、大鼓等声腔，是唯一在北京诞生的地方剧种，也是唯一一个属于北京自己的地方剧种。1952年，以老舍创作的《柳树井》为标志，北京曲剧正式诞生。

《离婚》剧照。

北京市曲剧团团长崔迪说，此次展演遴选的五个剧目从题材选择到艺术呈现，都遵循从活态传承到多维创新的剧种发展新路径，既筑牢北京曲剧作为北京地方戏的“京味特质”，又展现了“守正不守旧、创新不离根”的创新思路，力求让传统戏曲与年轻观众同频。 （据新华社）

山西博物院展出近500册古籍善本

日前，山西博物院推出古籍专题原创展“晋国垂棘——中华古籍里的山西先贤”。展览展出50余部、近500册院藏古籍善本，通过“晋风淳远”“盛世繁星”“千年流韵”“山右新风”4个单元，呈现从先秦至清末山西先贤的学术成就与思想脉络。

山西博物院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，院藏古籍12万余册，其中善本5000余册，涵盖晋、唐、宋、元至明清时期。50余部古籍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今年2月，山西博物院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。此前，山西博物院建立了古籍修复研究室，已修复3400余件古籍及近现代书籍。此外，完成了4300余册善本古籍的扫描和精加工，构建起山西博物院藏善本古籍数字化资源平台。 （据《人民日报》）

“下沉”聚焦社区医院《我家的医生》将开播

聚焦社区医院的医疗生活剧《我家的医生》将于5月9日在芒果TV全网独播，并于5月11日登陆湖南卫视。该剧由姜威执导，陈丽雯、江月华编剧，周游、黄尧领衔主演。

《我家的医生》聚焦基层社区医疗，以温暖如家的青山绿水社区医院为背景，由五个性格迥异的社区医护工作者组成亦师亦友的“五人团”为主角，在嘈杂平淡的烟火气息中讲述了一系列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暖心故事。

“第一天上班，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大夫，我的胆固醇有点高。”这是社区医院医患之间的日常对话。区别于传统医疗剧以“权威医院+疑难杂症”为主线叙事的惯例，该剧选择从基层社区医院切入，将视角下沉至“家门口的健康守护”，剧中这群社区里的“白大褂”既是全科大夫，也是心理疏导师，更是街坊们随叫随到的“健康守门人”。

正如预告中慢病科主任余诗（黄尧饰）所说：“社区医院也许不是学医人最好的选择，但这个世界上需要那些能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医生，也需要我们这种医生。” （据《今晚报》）

“消失”逾三十载的明朝第十一代蜀王陵寝重见天日

记者近日从四川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，“消失”30多年的中国明朝第十一代蜀王、端王朱宣圻的陵寝已重见天日。

蜀王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分封的藩王，坐镇四川267年，共传十世十三王。史料记载，万历年间朱宣圻将俸禄拿出来资助朝廷，用于征讨叛乱。明神宗让人为其修建牌坊，赐匾额“忠贤懋著”。

朱宣圻的陵墓位于今成都市锦江区潘家沟社区。20世纪90年代，当地农民烧砖取土时发现一座历史上被盗过的大型墓葬，考古工作者立刻进行抢救性发掘。后来该片区路网调整、沟壑回填导致地貌改变，明蜀端王陵因此“消失”，锦江区文物部门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前后多次走访调查，均未找到其踪迹。

2023年底，考古人员在潘家沟片区土地出让前置的考古勘探中，终于再次找到明蜀端王陵。

明蜀端王陵是一处夫妻合葬墓。中间为蜀王陵寝，左右分别为其两位妃子的墓葬，三座墓葬在同一封土堆下。封土经过夯筑，现存直径约60米、高约5米。三座墓葬均为砖石结构，大小相近，结构也基本相同。

位于中间的蜀王墓，墓室全长超12米，由前、中、后三室及棺室构成。前室石门上凿有石乳丁，石刻上还残留当年的贴金。前室两侧壁有龙纹浮雕，象征墓主人身份尊贵。墓室上部和四周还有仿木构屋脊、瓦当、鸱吻的浮雕。

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谢涛介绍，此次发掘之所以能确定墓主为明蜀端王，决定性证据是陵墓前刻有“忠贤懋著”四字的石刻对联以及一处妃子墓墓碑上所刻的“王妃史氏之墓”字样。

明蜀端王陵的陵前建筑也被发现，这是四川首次找到明蜀王陵的陵前建筑。谢涛介绍，该陵前建筑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单体建筑，长约28.4米，宽约14.6米，前后有廊道，宽约1.5米，北、东、西三边有砖砌排水。“其布局和明蜀王府相似，均为三重宫殿加一个后花园。” （据中国新闻网）

▲图为航拍明蜀端王陵（资料图）。

社址：银川市文化西路50号 监督电话：0951-6033926 全年定价：326元 邮编：750001 全年订阅热线：0951-6029949 603392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6400004000007 印刷：宁夏报业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